

郁达夫全集

第六卷

郁达夫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郁达夫全集第六卷

作者：郁达夫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1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 六 卷

文学漫谈	2123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2128
关于黄仲则	2137
《永嘉长短句》序	2142
文艺论的种种	2144
在热波里喘息	2150
《达夫自选集》序	2152
批评家与酒	2155
说翻译和创作之类	2164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2168
介绍萧伯纳	2170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2172
文章的公式	2177
略举关于文艺批评的中国书籍	2179
序《爱情的梦》	2184
《断残集》自序	2186
文艺与道德	2188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2191
批评的态度	2195
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	2199
在春秋社公演座上的感想	2201
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	2203
无事忙者闲谈	2205



郁达夫全集

屠格涅夫的临终	2208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2210
清新的小品文字	2220
想象的功用	2223
略谈幽默	2226
《我的忏悔》序	2229
传记文学	2233
查尔的百年诞辰	2235
查尔诞生百年纪念	2237
静的文艺作品	2239
在圆圈子上前进	2242
《日本少年文学集》序	2243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2244
《屐痕处处》自序	2245
重印《袁中郎全集》序	2247
读劳伦斯的小说	2251
谈诗	2258
钱唐汪水云的诗词	2262
艺专剧社乐社公演的第二晚	2268
Mabie 幽默论抄	2270
《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	2275
读《赛金花本事》	2277
《西施》的演出	2280
小品文杂感	2283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	2285
两位英国的东方学者	2286
林道的短篇小说	2289
伟大的沉默	2293



良友版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导言	2295
给《新小说》编者	2318
对于杭州作者协会的希望	2319
怎样研究文学	2321
什么是传记文学	2325
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	2329
再谈日记	2332
文坛的低气压	2337
却说平剧	2339
谈谈民族文艺	2341
二十四年我爱读的书	2346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2348
继编《论语》的话	2354
题闽侯陈演白画序	2356
《闲书》自序	2357
“鬼故事”号征文启事	2359
小说与好奇的心理	2360
“家”的专号征文启事	2362
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	2364
今日的中国文学	2370
中国文学的变迁	2373
《厦门天仙旅社特刊》序	2380
写作的经验	2381
鲁迅的伟大	2384
看闽剧	2385
对福建文艺界的希望	2388
说闽剧的布景	2390
双十节感言	2392



介绍《回春之曲》	2393
“差不多”也好	2394
小剧团公演之成功	2396
《白云轩诗词集》序	2398
战时的文艺作家	2399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2401
战时的小说	2404
《晨星》的今后	2407
《繁星》的今后	2408
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	2409
接编《文艺》	2412
编辑者言	2413
几个问题	2415
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	2421
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	2425
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	2427
编者附言	2433
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	2436
关于郁达夫先生	2438
编者答书	2440
理智与情感	2442
星槎两周文艺发刊词	2444
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	2445
犹太人的德国文学	2451
奢斯笃夫的去世	2453
看稿的结果	2456
《星洲文艺半月刊》出版预告	2458
序《不惊人草》	2460



英国诗人说诗	2462
《雷雨》的演出	2464
报告文学	2467
看了《雷雨》的上演后	2469
《前夜》的演出	2471
事物实写与人物性格	2473
艺术上的宽容	2476
伦敦《默叩利》志的停刊	2478
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	2480
略谈抗战八股	2483
从兽性中发掘人性	2485
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	2487
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	2490
文艺与政治	2493
《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趣	2495
翁占秋先生画展专刊附言	2497
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	2499
抗战建国中的文艺	2502
旧诗百一抄	2504
《奢儿彭论文集》	2507
纪念柴霍夫	2511
语及翻译	2513
关于战争的文艺作品	2515
在《原野》公演揭幕式上的致词	2517
《原野》的演出	2521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编者附志	2524
介绍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	2525
写作闲谈	2527



介绍雕刻家杜迪希 (Karl Duldig)	2529
杂谈两则	2532
马华剧运的进展	2535
思想的种种	2537
《文艺》及副刊的一年	2539
戏剧与人生	2542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	2543
序李桂著的《半生杂忆》	2545
看王女士等的演剧	2546
长篇小说	2548
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	2551
《塞上风光》之演出	2553
说国产影片中的插入歌曲	2555
左拉诞生百年纪念	2557
谈翻译及其他	2559
英法的文坛近事	2562
看《永定河畔》的演出	2564
推荐八百壮士影片	2566
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	2568
序冯蕉衣的遗诗	2570
介绍《美丽的谎》	2572
有三点可取	2574



文学漫谈

(在暨南大学讲演稿)

— “文学是宣传”

这一句话，是无论把文学狭义的或广义的解释起来，都可以说得通的。譬如依艺术至上主义者的话说起来，艺术是美的表现，那么一首绝美的诗，和一幅最美的画，使人读了看了，读者看者自然而然地会得到一种美感，而感到愉快，这时候艺术就成了宣传了。更进一步，最大广义的解释起文学来，则从前的六言告示，或“此处不可小便”与画一个乌龟之类，也是文学，也是宣传，至少可以使你晓得这些文字或画形是些什么意思。

中国古来的文人，把这“文学是宣传”的功效说得最大最具体的，是《西厢记》里的那句“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假使这一句话可以不打折扣而照实应用的时候，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十万大军来袭，只消有二十个张生就可抵制了。可是现代的这位张生，却只能打两个嫁祸于人，因而开始内战的电报，此外是一个日帝国主义的军队也吓不退的。若想真正的找出这样有笔力的文人来的话，那除非是去找孙悟空或剑仙大侠之类来作法不行。这些荒唐的文人的幻想，又哪里可以据为事实呢？

当然《西厢记》里的这一句话，也并不是照这样死解释的。宣传的力量若到，则一篇檄文就可以使为个人权利而战的军队倒



戈，则笔尖儿横扫五千人的事实，也未始是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若要利用文字来作宣传的话，那应该先查明我们所要宣传的是什么事情。譬如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那就得先查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以能跋扈维持的原因在哪里？在帝国主义下所受的中国民众的痛苦是如何？要想打倒它应该采取怎么的一种手段步骤？更还须估量估量在这些帝国主义本国的劳苦群众能不能和我们合作起来？第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应该怎样去进行才得发生效力？第三，打倒国内一切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腐化分子以及封建势力，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第四，要建设一个真正大众的革命政府，须采取怎么的一个战略？凡这些事情，无一不赖宣传，无一不可以用文学来作武器的。

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文学这一件东西本身，并不是飞机、机关枪。文学的效力功用，是间接的。所以必须写得动人，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光是喊喊口号，或作一些教训指示的空壳文章，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普罗文学的喊声，也很热闹，但终于收到了反对的效果，致使民众运动受着莫大的压迫与损失，弱点就在这里。

二“文学是革命的先驱”

革命是必须破坏的，但这破坏的真意义，并不是无一定目的意识的盲目的破坏。大抵都因社会的积弊，到了万不得已，方才有破坏的事实出现。文学家的神经是最纤敏也没有的组织。对于社会环境，一有了什么不通不顺之处，文学家必在一般人所感到之前预先就有所感触。文学家之所感所思，并且还一定非写出来喊出来不行。所以一般人在笑文学家是作无病呻吟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破绽，已经芽锋茁露了。所以法国在大革命之先，有启蒙



哲学家一流的人先出来空喊，俄国十月革命未成熟的时候，早就有一九〇五年前后的文学者的一群在谈革命。文学譬如是一根火柴，而革命的客观条件就譬如是在炮里的火药弹丸和药线。

三 “文学是进化的”

一切艺术都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是谁也知道得很浅近的一句话，因为创制艺术的人，谁都不能够遗世而独立，去抹杀时代与社会，而孤独地过着鲁滨孙在荒岛上的那样的生活。所以生活和艺术是同出于一源，紧抱在一块，同在一种社会现象的下层深处合流着的一面时代的镜子。时代是不断地在跑，社会也是不断地在变化，所以艺术当然也非同样地更换着不可。譬如一个人的面孔，从小而大而老，耳目五官的位置虽则不动，但是表情纹路，与夫须发之类，却是常在变换移易的。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每一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正像尖利的东风，它是无物不洞穿吹过的。所以吾人在无论哪一种作为思想和写作的东西上，或在音乐、绘画之中，与夫这种那种艺术的消长之内，都可以看出它的痕迹来。”

可是这时代精神在各种艺术之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当然是莫过于文学，因为文学所用以表现的工具，是和吾人的说话一样的文字。文学家将周围给与他的影响，从他的内部汹涌着的思想和本能感觉里整理排列，用文字表现出来，文学作品就成立了。

那么文学作品，完全是外界的影响，周围的环境所给与文学家的印象么？文学完全是时代的产物么？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永久性又在哪里？前时代的文学，产生这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伟大文学作品，又何会以会还有价值呢？这矛盾，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用一个仿佛是二元的，其实却仍旧是一元的理论来解释。当然在文学作品之中，有一部分完全系属于时代的



产物，那是要和时代一道地过去的，譬如十几年前的中国那些红男绿女佳人才子式的小说，现在当然是没有人再去翻读了，因为现代的社会环境，已经是完全变过了的缘故。

可是还有一部分伟大的文学作品，则不问时之古今与地的中外，对我们还有兴趣，我们觉得它们还是有价值者，其理由究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把作家的自我和人性加入到思考里去。大作家的把捉时代，是要把捉住时代精神的最主要的一个根本观念，是要把捉住超出在一短时候和各种不相干的琐碎关系之外的人性的本质（Das Wesender Menschheit）的。这时代的基础观念和人性本质融化入作家的个性，天才作者然后再把它们完完整整地再现出来，于是千古不灭的大作品，就马上可以成立了。作家的自我通过了艺术作品这重门而冲入到了时代精神之内，时代精神同样的也通过了作家的自我而淋漓尽致地渗入去混在艺术作品之中，两相融化，各相为用，在这里方才能够发出灿烂的光辉，铸成金字的高塔，伟大的文学之所以有永久性者，原因也就在这里。所以时代可以影响作家，而结果作家也可以影响和促进时代。

因为作家所把捉着的是时代精神的基础观念，所以这观念一定是大众的、一般的。因为作家所具现的是人性的本质，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是古今中外不易的东西。

所以照这样的看来，文学之为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了。时代和社会有变化，自然地文学也必定有变化。但时代是向前进的，社会也在不断地改善的。而文学家所追求表现的，又系是最高的理想和最适应时代的人生系统（Das Lebens - system）。从这各方面综合起来，那“文学是进化的”这一个真理，自然是可以说毫无疑义的了。（文学的本质既是如此，那么将这本质具体化出来的文体形式当然也是一样的。）



四 结 论

正唯其是如此，所以我们到了这样内忧外患一时俱集的时候，也还要来谈文学。我们要用文学来作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叫他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文学来作水门汀，使我们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被压迫群众都能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之上。我们要用文学来鼓吹世界革命，用以抵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世界第二次大屠杀。最后我们还要用了文学来促成最合理最进步的新社会的实现——虽然我所说的新社会却和那位英国的老僧正 The gloomyDean Inge 所说的梦话 Utopia 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以这样无聊平淡的废话来占据了诸君的许多宝贵的光阴，这是我所抱歉的地方。但今天在场的诸君，听了我这一席话之后，倘能够去分析一分析现在的时代社会，而不屈不挠地去寻出吾人现在所应该走的大道，那我的喜悦，就最大也不能更过于此的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青年界》月刊第二卷第三号，据《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小说已经有五六百年——好奇的考古学家，每在主张着说，二千年前已经有了小说这一种著作了——的历史在它的背后，所以它的进化转变成今日的状态，也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文化最古的中国，汉时（在西历纪元以前）已有稗官之设，使采取闾巷的细言。至于小说的最初渊藪，更可上溯至《楚辞》的《天问》及《山海经》等篇，年代更加荒远了。但古时中国的小说，本来就不为儒家所重视，朝廷士大夫，尤不屑称道，以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一般小说作者，也就易避难，自甘菲薄，既无刻苦振作之心，又每具琐碎因循之习，所以从来中国的所谓小说家者流，所记缀者，大别不外乎两种：（一）系叙述杂事琐语的，如《西京杂记》、《朝野僉载》之类，（二）系记录异闻怪事的，如《山海经》、《海内十洲记》之类，其后的许多笔记小说，就系这两种东西的混血儿，这些都是不具近代小说的体格的東西。及宋代的平话及通俗小说本出来，由元历明，迭出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巨著，到了清朝，更出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这两大天才。造成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于是小说的体制，才算完备，而现代小说的雏形，也就此铸就了。

（我觉得中国小说的典型，总逃不出五种大小小说的范



围。第一，宋代平话京本通俗小说，是短篇小说的楷模，《今古奇观》之类，完全仿此。第二，《水浒传》的叙事及性格描写，是历史及社会小说的祖宗，《三国志演义》、《岳传》等类，完全是模仿它的，刘备就是宋江，张飞、牛皋就是李逵。第三，《西游记》当然是神怪传奇小说的先驱，《封神传》、《镜花缘》之类，就是它的后嗣，虽则它的人物性格，多少也是模仿《水浒》的。第四，《儒林外史》，是写一般社会状态，尤其是描写知识阶级及土豪劣绅阶级的一部百科全书。《金瓶梅》中之除去性交形状描模以外的记述，虽然是和《儒林外史》有点相像，但两书的重心着力点完全不同，所以《老残游记》之类，毕竟是《儒林外史》的后继者，而不是受着《金瓶梅》的影响的。第五，《红楼梦》，中国的言情小说，除此而外，更没有再伟大，再完备的小说了。上述的《金瓶梅》等，却是另外的一种性质，当然是又当别论，自清朝乾嘉以后，一直到新文学兴起已经有十余年的现代，我们且看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还在那么流行，这岂不是《红楼梦》的绚烂的余辉么？至如模仿《红楼梦》到了十分，非常显而易见的言情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之类，则更加可以不必说了。去年曾有一位研究中国小说的外国文学者来问道于盲，要我举出中国小说的几部代表作品来告诉给他，我就毫无踌躇地举出了上述的五部。)

中国的小说，到了清朝，已经是极盛了，但其后又因为皇帝及士大夫的封建观念的陈腐，而朝廷的奖励又偏于八股时文及载道的圣经贤传，所以清自中叶以来，二百余年，小说就只落在一班轻薄文人的手里。到了晚清末季，则更是鸳鸯蝴蝶，只作为文丐文娼的糊口索诈之资，作品的卑污恶劣，愈趋愈下，简直是谈也无从谈起了。



一九一二年民族革命军兴，推翻了满清的帝制，中国的上下，才宽了一宽眼界。三五年后，于社会组织，社会风习，略变了一变式样之余，新的潮流，就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处汹涌而来，于是在思想上一向抱着闭关自守的精神的中华民族，也不得不振作起来，转换方向。自此以后，中国的思想界便加入了世界的联盟，而成了受着世界潮流灌溉的一块园地，所以中国现代的真正文艺复兴，应该断自五四运动起始才对。正唯其如此，故而目下我们来论述小说，也应该明白了西欧小说的古今趋势，才能够说话，因为现代的中国小说，已经接上了欧洲各国的小说系统，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条枝干的缘故。

欧洲的近代以及现代的小说，大别起来，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如塞尔范底斯的《堂·克蓄德》（Cervantes *Don Quixote*）就是这一种小说的先例。（中国向来的小说，除出几部特异者外，都是属于这一系统的作品。）这小说的第一部，出在一六〇五年，第二部于一六一五年出来。里面所描写的是西班牙拉·曼却（La Mancha）的一个村落里的一位性格善良，头脑简单的绅士。他读了许多关于中世武士的义侠的小说，遂受了这些小说之迷，竟穿起了一套旧时武士的甲冑，骑上了一匹名叫洛齐难戴（Rozinante）的羸马，而出去巡行，追寻着时代错误的古代武士的经历，自命曰：拉·曼却地方的堂·克蓄德，因为武士必须有一个爱人而去为她冒险，他所以择定了一位由他命名作杜儿西奈亚（Dulcinea）的理想中的美人作他的巡历的目标，而一位无智的忠实的乡农山巧·班沙（Sancho Pansa）为他的护士，他幻想着自己是一个救世济民的武士，所以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国道上在行走的许多寻常的行人，就在他的眼里都变作了不德的武



人，受苦的美女和只在神话传说里所有的巨妖骇怪之类的一些幻象。譬如有一次，他看见了风车轮翼的回旋，竟以为是害人的巨怪，便和他的随从护士为济世安民之故，向风车大战起来，终至于他们俩不得不因此类似疯狂的行为之故，而陷入于困难的现实之境。像这样的他的幻想与现实处处发生冲突，所以他的一生事迹，都是滑稽的笑柄。到了垂死的时候，他才醒悟转来，然而一生却已经殉了他的理想而过去了。

这小说可说是大规模地描写外部事件变迁的小说之祖，近代小说之含有事件起伏和一幕一幕的剧的场面似的内容，因之造成一个典型人物，而表现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来的作品，其先河可以说是开在这一位西班牙的轶轶不遇的文人的手里的。虽则这一种冒险经历纪叙的手法，在荷马（Homer）时代的史诗《奥迪赛》（*Odyssey*）里，已经可以看到，然而近代小说的开始，当然要推塞尔范底斯（1547—1616）的这部奇书《堂·克蓄德》。

属于《堂·克蓄德》一流的代表作品，还有一部法国勒·沙殊（Le Sage, 1668—1747）所著的《琪儿·勃拉斯》（*Gil Blas*）。这小说自一七一五年发行初两卷起，直到一七三五年全部完成为止，足足费了作者二十年的工夫。主人公琪儿·勃拉斯是一个孤儿，十七岁的时候，叔父给了他一匹驴子，几块洋钱，教他出去看看世界，求点学问，上萨拉曼加（Salamanca）的大学去卒他的业。一路上他就遇到了些骗子、强盗、优伶、帮闲之类的人物，经过了许多变迁，受尽了种种荣辱，也曾作过医师的助手，美妇的帮闲，首相的书记等等，最后他才安顿下来，过他的清白的日子。所叙的事实，原同《奥迪赛》的连珠记事差仿不多，但诙谐百出，巧智横生，而书中出来的人物性格，也